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胡姬媽雲小傳

胡姬媽雲，小字媚珠，一曰寶兒。出自小家，松郡亭林鎮人也。父馥堂，驍勇絕倫。充縣衙緝捕役，境中宵小輩行鼠竊伎倆者，率畏之如虎，上官頗知其能，因是遷居郡城。時姬年才□二齡，喜服黑衣，人戲呼之為「黑阿寶」，或譽之為「黑牡丹」。稍長，容貌姣好，態度娉婷，善辭令，工修飾，益覺楚楚動人。碧玉年華，綠珠丰韻，見者幾疑為神仙中人。比鄰有徐氏子者，美姿容。年甫弱冠，尚未娶，同學少年率稱為「城北徐公」，恒成群結隊，偕作北里之游，遊戲徵逐，殆無虛日。顧問柳尋花，眼中卒少所許可。一日，見姬豔之，歎為秋水芙蓉，非風塵中物。繼訪知姬家世，拍手歡躍曰：「此固易與耳。」因時饋物於姬父，遂相往來，如戚串焉。姬亦常出見不之避，目挑眉語，兩相授意，遂為所誘，不能守室女箴，鴛合狐綏，纏綿倍至。姬父佯為弗知也者，不之禁也。輕薄子弟其防閑之疏，相率前來與姬通懇，姬亦時與目成。姬父固有煙霞癖，日需一金，悉取資於姬，時患不給。適新邑令來，甚諱盜賊，獲即釋放，不予賞錢，坐是貧困。久之囊橐益窘，幾至斷炊，一任姬作倚門買笑生活，以售紫霞膏為名，陰為招致，漸至出而侑觴佐觴政，為酒糾錄事焉。章台北里間名噪一時。萸庵退叟，風流廣大教主也，管領鶯花，平章風月，一經其品評者，無不出墨池而登雪嶺。頗聞姬名而未之見也。甲申春間，遇之於汾陽酒徒座上，甚驚其美，詢知為姬，益歎名之非可以浪得者。姬應對敏捷，善伺人意。叟特賞其慧黠，私歎曰：「天奈何既產名花，不自護惜，而任使之落藩墮囹圄哉！」酒罷更闌，斜月晶瑩射簾角，叟欲借眾客辭去。姬特暗中牽裾留之，更燒銀燭，獨對紅妝，淪苦茗，陳佳果，絮話家常。因問：「頃聞有太息聲，其意豈在余身哉？必有所言。願以教我。」叟曰：「卿此時年已及笄，不為幼矣。趁茲春花秋月，佳景良辰，亟宜放開慧眼，擇人而事；恐一旦門前冷落，老大自傷，即欲從人亦不可得，豈不悔之已晚？慎毋以苦海中為安樂窩也。」姬甚聽其言，零涕垂膺，嗚咽不能成語。

自是姬遂物色人才，將依附雅流，為終焉之計。會行郡試，士子雲集，姬門庭如市，車馬喧闐。有任公子者，南邑巨富也，以鹽務起家，積資百萬，亦以應試至郡中。生貌既韶秀，性又慷慨，喜揮霍，於花天酒地閱歷深矣，視世之塗脂抹粉者，曾不足以當一盼。郡中蜂蝶使，咸仰其富，思從而染指焉，導之作狹邪游，少所當意，倦將返矣。忽有一人繩姬之美者曰：「胡寶兒，個中翹楚也，何為遺之，乃令以凡姿俗豔，困貴人目哉？宜其抹煞一切也。」偕生往訪，一見心傾，立即開宴於紅梅閣下。姬曲意逢迎，百般獻媚。酒三巡，歌三疊，色授魂與，意專注生；此時之生，神志益復顛倒，幾不自由。宵深燭，送客留，遂訂好焉。生愛姬刻骨，未匝一月，纏頭之贈不可勝計。勾欄姊妹行中，無不妒形於色，喧傳於處，幾遍一郡。郡有白面孫二者，劇賊也。飛走簷壁，捷於猿猴。密結游勇中有膂力者□餘人，約資夜集於姬家左右，開門納之入，將囊括而甘心焉。宵半拔關，賊盡湧入。姬從睡夢中驚醒，賊已入房環立，秉炬若畫，露刃若霜。姬自帳中裸體躍出，叱曰：「勿驚公子！物任爾取。」一賊涎姬之美，並欺其弱，空前抱姬腰。姬手擊之，賊腕斷矣。姬怒曰：「鼠輩何敢爾！不識胡家棒法耶？」遽捫得壓帳木桿橫掃之，賊俱披靡有退志。孫二笑曰：「爾曹素以勇力自詡者，今乃不能敵一弱女子，明晨將何面目見人？」眾聞之，復前。

姬持桿縱橫揮擊，悉中賊要害，有墜而復起者，有匍匐遁走者。先是，臧獲匿室暗陬，今見姬勇能制賊，俱出而嗚呼，街卒巡丁聞聲畢集，鄰人亦來相援，賊乃奔。姬始從容著衣，回視任公子，蟠伏如蠅，黠之狀可掬。姬曰：「公子受驚矣。妾不能早為捍衛，是妾之罪也。」生曰：「卿真今之女賁育哉！雖由輓而勝於鬚眉百倍矣。世上男子聞之，直當愧死。顧卿何從而具此勇力哉？」姬曰：「是皆妾父之所授也。妾能空手入白刃，□數么麼，何足見老娘手段哉！」因為生置酒壓驚。生連浮三大白，曰：「快事！」於是郡中人皆知姬能，咸以技勇稱姬。此役也，獨孫二未受創，銜姬刻骨，曰：「必有以報！」

一夕，撤女房屋頂瓦，潛鎚而下，取油浸豆布牀前，而令其黨大呼於庭曰：「有賊！」姬聞聲遽起，纖足踐豆滑甚，僕。孫二從上推巨石下，中姬背。姬瞥睹竇中有人垂首俯窺，知是劇賊，立舉台上錫燈擎奮擲之，適中其面。姬亦躍登屋脊，舉首四顧，而賊已如鷹隼逝。任公子於是不敢復宿姬家。逾數日，始緝知兩次行劫者，皆孫二也，是夕受傷，竟眇一目。而姬胸背間作隱痛，傷疾亦自此伏矣。旋赴滬上覓良醫，得徐君古春治之，小愈，即輟藥，由是食後輒咳，繼以嘔吐，病日增劇，而姬不自知也。乙酉二月，遇渤海生於申浦第一樓，驚鴻顧影，如舊相識，蹈隙往來，遂深投契，因之月底盟心，花間鬪臂，遂密訂白頭之約焉。顧生庭訓綦嚴，難以情告，乃於暮春賃西郊老屋數椽為藏嬌地，載一舸以俱歸，了三生之夙願。人方慶姬之得所矣，詎知■鯨方盟而鴛鴦將拆，生之大婦，忽嬰痼疾，松郡頗鮮和緩，乃與妻妾謀，同往滬上，僦居城北寓廬，時於藥爐茗碗間，翦燭聯吟，擊箋覓句，或畫眉簾底，或擁髻窗前，藉以消憂起疾焉。

不意良緣雖締，好事多磨，姬之祖母及母氏相繼殞喪，扁舟往返於雲間滬上，勞瘁悲傷，萃於一身，因茲纏綿牀第，瘦骨支離，幾成藥店之飛龍，有類樊籠之單鷓。大婦又以藥石無靈，盧扁寡效，竟至不起。姬獨臥空房，聞生哀痛聲，不勝抑鬱，撫牀長號，一慟而絕，距大婦之沒，僅半日耳，年止二□有一。姬之沒在長至前四日。

渤海生以一時妻妾並逝，幾不欲生，長夜寒燈，淚濕枕角，時與萸庵退叟縷談愁悒，慨歎之聲，與暮鴉啞啞之音相應。萸庵退叟曾為姬作無題四律，情致悱惻。姬而有知，亦可慰於九幽之下。其一云：

憶從識面暮春初，舉止風流意自如。
□九年華淪幻體，兩三竿竹蔽幽居。
紅顏福薄應憐汝，白首緣慳莫謫予。
畢竟名花同愛護，遊蹤笑指七香車。

其二云：

天生傲骨欠溫存，誤爾良辰酒一樽。
草竊驟遭沙叱利，花奴難遇墨崑崙。
劇憐荳蔻春含蕊，從此枇杷畫掩門。
鸞鏡分飛緣底事，頓教姹女暗消魂。

其三云：

榴花如火避羣難，翠袖褊怯影單。
白浪千層搖畫槳，紅塵□里據香鞍。
九霄回想喉音巧，百尺樓登眼界寬。
綺態輕盈堪豔羨，清風淡蕩月團圓。

其四云：

來小病似纏綿，鼓東遊跡杳然。
偶種芙蓉開利藪，豈同松柏矢貞堅。
酒闌強欲饒清話，夢醒主知了孽緣。

多少黃金誤交契，憑誰參透野狐禪。噫嘻！姬之姿容靡曼，情性風流，固已超人一等；而境遇之艱，年壽之促，比之小玉小青諸姝，似尤過之。二□一年小謫紅塵，正如石火電光，一剎那間耳。或謂姬自怨遇人不淑，吞阿芙蓉膏而死，則傳聞之訛也。聞姬已葬於松郡北郭外，樹石碣曰：「胡姬媽雲之墓」。埋香有塚，瘞玉堪憐。涇川琴溪子聞而惜之，以濁酒清泉，遙弔之梅花之下，

曰：「此亦千載傷心人也！」